

宣

講

引

證

幼丹沈葆楨題箋

卷十三

沈葆楨

題箋

風陵文庫

文庫19

F/42

13

35

40

45

50

55

60



宣講引證卷十三

候選訓導優貢生陳 琪校對
前江西甯都知州陳喬榮校正
宣 講 生戴 奎編輯

第十六條

解讎忿以重身命釋義

解。緩也。易雜卦猶釋也。儀禮大射儀注讎者相負挾怨之名。左襄三年傳疏六怨曰讎。楚辭注忿恨也。恚也。全上譚氏云善救鬪者預其鬪善解忿者濟其忿。化書身伸

也可屈伸也。

釋名釋形體

命人所稟受度也。

孝經說右錄金策

言

會典 凡傷而未死者。驗傷官親往。不得昇傷者就驗。驗明立限責令犯人保辜。以手足他物傷者限二十日。刃及湯火傷者三十日。折傷肢體及破骨墮胎者五十日。限內因傷死者始論抵限外因本傷死及限內因他故死者各從本法。同前

解離念以重身命廣訓衍引證

萬歲爺的意思說。人生在世性命是天付的。身體是爹娘養的人。是不容易做的。天生下我來做個人。不把我去做禽獸。我也該做人的事。不做那禽獸的事。方不負天生我一場。爹娘生下我來。費了多少辛勤。耽了多少驚恐。指望我做個好人。強爺勝祖。我就該着實謹慎。不犯王法。把個完全身體完了。爹娘方不負爹娘生我一場。這保守身子。是做人第一件大事。百姓們有身。所以務本種田。上以孝順爹娘。下以養活妻子。兵有身。所以學習。

武藝下以保護百姓。上以報効

朝廷。身為有用之身。就當自己愛惜。纔是孝經上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所以古人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恐怕失腳傾跌。損傷了爹娘的遺體。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恐怕我罵人一句。人回我一句。就辱沒了爹娘。如此把身子看得極重。就不敢與人為怨結讎了。

證趙蔭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相如特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與之較。望見廉頗。

相如引車避之人。皆以為恥。相如止之曰。夫秦王之威。而相如敢廷叱之。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鬪。勢不俱全。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卒相與結為刎頸之交。列傳

只是人的性子。多有偏執的時候。沒有學問去變化他。便任着性子。仗着膂力的亂行。一時忍耐不住。身子性命全不顧了。

吳門褚學士居憂在籍。一日肩輿答客。經閭門隘巷。止容一輿對面。一華輿突來。狠僕三四輩。高聲喝令讓道。褚輿夫不肯退。兩輿遂對立。彼此互詈。輿中人。大怒。嗾僕毆之。將褚輿擊毆曳之出見。無頂戴布素。老人也。益肆拳腳。衣冠盡裂。鬚去其半。口中怒罵。揚長而去。問之。則撫署中人。時撫軍乃褚小門生。褚憤極。徑詣撫署。撫軍出見之。大駭。褚告以故。撫軍惶悚。請罪。查問何人出署。則某司閹赴妓席未回。眾不敢隱。撫軍益愧怒。立出硃籤鎖繫而至。傳令巡捕即在

廳前階下。痛杖無庸計數。以無聲息方止。未四十已斃。杖下旋即登門負荆。從此各署僕相戒斂迹。無敢肆橫矣。梁恭辰勸戒六錄

不是同人爭鬪。被人打死。就是自己打死了人。去償他的命。

引勸息械鬪說

竊謂處世之方。惟和爲貴。守身之法。能忍爲先。惟茲閩嶠。素號名區。理學代興。人文肇出。紫陽之雅化。猶存。鄒魯之醇風。未泯。乃人心不古。習俗澆漓。或以口

角微嫌而頓成釁隙。或以事物細故而輒啟禍胎。於是大姓恃其丁男。小姓連其親黨。抗據強豪。互相爭執。此械鬪所由來也。當其逞干戈。圖報復。分彼此。決雌雄。小則手足致傷。大則身軀不保。明則殺機觸目。幽則怨氣冲天。上失天地好生之德。下負父母養育之恩。外受親明恥笑之端。內貽妻子孤孀之苦。至於忿愈積而愈深。冤愈結而愈大。不特傾殘屋宇。而且斬割禾苗。不特攘奪牛羊。而且擄掠兒女。肝腦塗於白刃。腸胃飽于烏鳶。舊鬼哭於黃泉。新魂啼於黑夜。

雖天地行災。神明降禍。未有並其酸悽。遭茲塗毒者矣。夫以含冤雪憤爲心。則棄死生而不顧。以報怨復仇爲念。則罹法網而弗辭。施者已橫。報者更慘。強者自恣。弱者奈何。民情刁悍。鄉運陵夷。一至此哉。嗟乎。誰非伯叔甥舅之親。卽未能加其恩澤。何至待如此之酷殘。誰無父母妻兒之屬。卽未能蔭其顯榮。何至累若斯之僇辱。深夜捫心。能不危思聳動者耶。惟是父詔其子。兄誡其弟。痛改前非。力懲惡習。人或非意而干。我則恕之可也。原之可也。受之可也。辨之可也。

人或橫逆以加我則忍之可也。諭之可也。訴之可也。罰之可也。與其兵戈乍起。田園成槍礮之場。孰若忿怒相消。井里守安閒之日。與其官兵按臨。鄉社作郊墟之地。孰若鄰里和睦。閭閻無剝喪之虞。與其日夜眩惑。老幼逃烽火之驚。孰若法律遵循。子孫膏昇平之福。某等目擊情形。心傷殺戮。迷津可指。不覺大聲以呼。覆轍堪悲。何妨垂涕而道。伏望老成之人。明理之士。或設法而講和之。必大積陰功。或盡心而化導之。當深獲福報。而為父兄家長者。尤宜未雨而綢繆。

立家塾以講孝悌。則子弟多賢。充書田以養人材。則子弟多貴。設社倉以防歉歲。則子弟多賴。嚴鄉禁以戒非為。則子弟多壽。誠如是也。則人將與我口角。我以謙讓勝之。將與我爭。有不爭而自平。將與我訟。有不訟而自服。將與我仇。有不仇而自解。則紫陽之雅化。猶存鄒魯之醕風。可再不亦樂乎。不亦善乎。風俗美。政善。民安。百世不可奉以為法也耶。桂香篇

一時的忿怒。竟成了不解的冤讎。

證 杭州錢王祠。後樓高。廠枕山面湖。夏日極涼爽。錢氏

子弟讀書其中。乾隆乙巳。

高廟南巡。先一年勘估興修。時杭守某。工於逢迎。士民皆薄之。董工役來祠勘視。錢氏諸子。凭樓窺望竊罵。且擲瓜皮於樓下。守知爲紳宦子弟。且錢氏中外多顯秩。姑忍怒勿校。稟於撫。以祠乃專祀錢王。應錢氏後裔出貲自行興修。毋庸動官帑。撫亦未稽成案。冒昧允行。守卽備官檄。凡錢氏羅列無遺。首名卽香樹太傅。名上加硃點。時太傅方

予告在籍。檄至家中。太傅留之。卽日至杭。晤巡撫。撫爲

太傅年家子。笑問曰。酷熱如此。何事遠臨。太傅於懷中出其檄。顰蹙而言曰。余閉戶養病。不與官事。奉太守以修祠事。拘傳不敢不至。祠事原有舊章。太守如欲變更。亦乞早諭一言。以便遵辦。天氣甚炎。病軀難久候也。撫大爲慙忤。不安。再三慰藉之。查舊案。並非錢氏自修。召太守大加訓飭。並率其詣寓謝過。餽貽豐厚。囑守另獻千金。請卽還棹回里。大傅不受。堅請再三。不得已。乃散之。合族寒士本科鄉闈者。祠工仍取給於公項焉。梁恭辰勸戒六錄

彼此報復兩敗俱傷起初甚小。為害最大。你想想為甚麼把一個好身子。看得這樣輕賤哩。

嘉定張某有名醫之號。信之者多。慣用石膏。誤殺一人。深以為悔。然亦不便語人。雖妻子無知之者。逾年。張亦患病。延徐某診。定一方而去。臨買藥時。張自提筆加石膏一兩。清晨服後。取方視之。驚曰。此石膏一兩。何人加耶。其子曰。爺親筆所書。何忘之乎。曰。頃所服藥內。竟有石膏乎。曰。然。張嘆曰。吾知之矣。速備後事可也。遂吟曰。石膏石膏。兩命一刀。庸醫殺人。因果

難逃過午而卒 梁恭辰勸戒六錄

從來逞強做好漢的。開口就說打死了他。不過償他的命罷了。有甚麼大事。殺了一個頭。碗大一個疤。有甚麼要緊。到得做了兇手。當堂審問。那夾棍板子熬不住。就便苦苦討饒。聲聲悲切。旁邊看的人說。當日的英雄那裏去了。這時節悔是遲了。不知世上只有爹娘兄弟的。誰是要報的。

證 孝女王舜。趙郡人也。父子春。為從兄長。忻所殺。舜時甫七歲。與三妹寄食親戚家。既長不嫁。潛謂二妹曰。

父為讎所殺無兄弟可復仇。雖女子容得已乎。吾義不生矣。二妹皆垂泣請從。長忻方夜坐。舜與妹持刀入殺之。告父墓。自詣吏請罪。孝文帝義之。貸焉。北史餘外口角鬪毆。不過為一時的氣惱。銀錢產業。不過是身外的物件。都是沒要緊。可以解釋開的。我見你們偏是爹娘兄弟的讎。倒還有不報的。多為口角鬪毆銀錢產業種種沒要緊事上。喫點虧苦。便不顧性命的爭鬧。引謹錄 王補帆中丞示勸蠻鄉止鬪六言韻語

同鄉共井之人。凡事宜存禮讓。况兼族誼親情。

平日尤關痛癢。設遇外匪欺凌。彼此尙須守望。偶爾細故微嫌。儘可憑人理講。即有夙怨深仇。亦應呈訴官長。何得恃眾逞強。動輒持刀弄棒。各自糾聚多人。槍礮混行施放。小則肢體傷殘。大則身命俱喪。甚至放火燒村。半路將人擄搶。道路幾斷往來。田地亦多廢曠。人皆目以蠻鄉。子弟習成惡狀。要知天理難容。幾個倖逃法網。斬絞軍流問罪。父母妻兒誰養。害人又害自身。言之曷勝悽愴。為此諭爾

愚民。務須和睦鄉黨。及今解鬪息訟。毋得仍前謬妄。四勸永諭節錄

古人說冤家宜解不宜結。

證順治壬辰年海賊圍漳州數月。斗米至六十金。民相食。人肉湧貴。守兵每放若干人出城。例留肥者殺而食之。孝廉謝鴻達攜家出城。夫婦相商無可棄者。惟一婢年十四。與一女甫週歲。可商去留耳。謝曰。婢無父母。八歲依吾。至今日不忍棄。甯棄吾女。遂置女於地。聲呱呱不絕。是時同謝出城。為兵殺食者甚眾。獨

謝一門無恙。而遺姊一人未至。少頃抱女來云。頃見女在地。兵指曰。是呱呱者為肉。幾何。汝持去。姊急攜之出城。骨肉十四口相聚。無一缺者。謝後登戍。戍進士。果報聞見錄

一與結下冤讎。我想害他。他就想害我。費了許多心機。現出一團殺氣。冤冤相報。兩不肯休。這性命就與鬼為鄰了。

證康熙丙午。兗州有鄭生者。美秀能文。悅舅之女。求為婚。舅以其孤而貧。弗許也。諾蕭氏之聘。逾年未嫁。鄭

賂女之婢。竊其唾鞋香囊。示蕭之內戚。言女與已有私。蓋計蕭知之。必當離婚。婚既離。則破甑可求而得之耳。蕭得譖。疑信相半。姑使人詰女之母。女聞謗。言不勝其憤。取利刃一揮。首隨腕落。父訟之官。捕鄭拷訊。盡得其實。斃於獄底。嗟乎。以一念之慕色。而殺人。以自殺。讒毀之非計。亦甚矣。然亦鄭不幸。遇此剛烈奇女子。致禍之大。而速如是耳。設使女不死。而譖得行。計得遂。婚得成。則是前日之讒。無故以已妻之。淫行告人矣。豈不愚哉。恨而讒忌。而讒羞而讒者。小人

妾婦之常。茲以愛而讒。則讒之變。而又變者矣。感應篇贅言

全不想殺人者。死。法律上是一定的罪名。雖

皇朝的恩典寬大。斷不能把殺人的罪寬除了呢。我

聖祖仁皇帝訓諭十六條。臨了一條。說一個解讎忿。以重身命。

誠是哀憐你們的一團盛意。你想天地以好生為心。

朝廷以愛養為政。百姓們倒自己。不顧惜身子。每每輕身犯

罪。或起衅於平日的怨嫌。

證。宋呂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有朝士於

簾內指之曰。此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朝罷同列猶不平。蒙正曰。若一知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如勿知也。且不問何損。時皆服其量。宋史

或生禍於一時的忿怒

證韓琦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表裏無瑕。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永為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棹。覆以錦衣。置玉盞其上。一日召漕使飲。將用之。俄為一吏誤觸倒。其桌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伏地請罪。

公神色不動。笑謂客曰。凡物成敗有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宋史

在強很的人倚仗着膂力剛強。殺了人就亡命的逃走。在軟弱的人受了些委屈。忍不過。希圖人家抵命。一時短見起來。就弄到投河跳井懸樑自縊的地步。是因忿以致成讎。有讎益發生忿。所以釀成種種人命。證利為人之所趨。而害亦隨之。諺云。瓦礫不離井上破。王司閹一事可鑒也。可知凡事宜急流勇退。不可戀戀。至殉身不顧也。王司閹者。懷甯人。本著姓。役此者。

久矣。因家由是興。仍戀戀不能舍。兄弟五人。某居長。其三弟爲孝廉。任甯國教諭。四弟登進士。太湖令孫公之同年。任江蘇知縣。游陞知府。有政聲。孫公選太湖令。王某由前任薦來。仍之。上下均不欲論年誼。惟另眼視之而已。其弟任知縣時。亦再三函招。勸令勿戀棧下流。莫若手足相處。襄助爲理。而某迄不能從。安慶六屬某於懷甯太湖漕務。尤所熟悉。故歷年俱綜辦二邑漕事。不於懷卽於太也。道光庚寅。辦太邑漕。有花戶雷姓者。素強梗。其應完正米加耗等。已與

某有成。諛臨斛米時。管厥者爲跟班。賴貴挑剔米色。雷不受。向某咆哮曰。吾與爾約定矣。爾同事何得勒索於我。而某恃第與本官同年。赴厥厲聲呵斥之詞。色間未免有太過之處。賴恥而兼憤。熟思彼此俱忠於所事。某於廣眾辱我。我安能堪。愈思愈怒。而磨刀霍霍矣。見者詢之曰。我殺王某耳。以爲戲語。不之理。晡時賴於二門伺之。適王從大堂外揚揚入署。賴突出刺之。傷其大髀。復刺其腰眼。某不及掙扎。又刺其臀。凡三刀。某狼狽奔至宅門。但稱賴老二殺我五字。

已不能再語。急扶入房。至二更大小便俱下。遂殞命。賴貴者於刺後轉喜甚。徧告其同人。繼又思逃。而衙內已呼拿人。賴於堂訊。一一不諱。孫公歎曰。汝以一時之忿。鬧成人命。更奈我失察處分。何。賴不能答。遂囚賴。急請隣封相驗。後得委員署潛山。合陸安齋略改情節。避去本官處分。而賴貴仍以謀殺議抵。詳上大府臬司。俱駁議。屍親等俱不從。孫公據實回明上憲。始於秋審入實。奉部復。勾準決。以償其命云。梁恭辰勸戒六錄

若追究所以致此的緣故。固然不止一端。但兵民所最容易犯的。多出於縱酒。怎麼說呢。這個酒本叫福水。又叫禍水。人若多喫了他。就能亂人的性情。發人的心事。敗人的樣範。從來說酒能成事。酒能敗事。我見成事的少。敗事的多。常有東家客人多入醉鄉。一言不合。便敲桌打凳。拏刀弄仗的爭鬧起來。或因一點小小嫌隙。本來可以開釋的。到了酒後。忍不住發作起來。竟像不共戴天的讎恨一般。每見刑部裏查辦命案。由於酒後生禍的。十件就有五六件。人到了犯罪的田地。身子囚在

監裏披枷帶鎖破產傾家性命原是不保的了。甚至連累妻子拖害鄉鄰到了這個時節。然後懊悔也無及了。證嘉慶初年。幼時聞吾鄉有村農周姓者。生四子二女。長女早嫁。以幼女許汪。汪挈子往浙種山。十餘年音問不通。女已及笄。有陳監生子欲續絃。利其聘金許之。娶有日矣。一日周倚門而立。有少年乘小車來。問其名。云我汪某之子。周某是我岳父。並攜禮物來成親事。周愕然。拜見後。出布帛聘金等陳之。周與諸子商。謂陳監生一鄉之豪也。焉肯退婚。卽肯退婚。又須

還其多金奈何。父曰。我幸獨居山中。汪來人未之知。飲以酒而醉殺之。乃可無事。於是傍晚灌醉。送而卧諸室。父子五人在後堂議。夜間如何殺。如何埋。其女竊聞之。自思本許汪姓。今致之死地。於心何忍。乃密往前室喚醒云。現要殺爾。尙酣睡乎。汪子驚問。告以故。汪子求救。女云。出山十里有我姊家。可暫避。與子同往可也。時已四更。遂亟行。周父子至夜深。持刀入室。不見人。尋女亦亡。料女知情同逃。其父曰。女不知別路。與姊好。必到姊家。速往追之。女偕汪子回顧見

火知已追及。云不可往姊家去矣。登山伏林中。女見父兄多人持燈疾趨。如狼虎狀。與汪子並戰。慄失色。乃踰山背而遁。見山下三四里間有人家。遂趨之。迹似拐帶。爲更夫所獲。縛而送之。卽陳監生村也。羣傳一女一男。女本鄉人。男異鄉口音。顯係刁拐。監生查問。知女卽聘媳。解其縛。並汪子好言慰之。細思女已與人偕行。且其原夫現在。不便強娶。姑藏在家。以覘動靜。周力農亦頗殷實。藉以索詐爲得也。周父子追至姊家。堵外出。女私一僧在床。叩門遲遲不開。以爲

逃者果在此矣。僧甚肥大。無可避。強匿之櫃。始啟戶。其父云。爾妹何在。其男子又何在。曰。未來。父命遍搜。無之。見大櫃固鎖。命開不許。扣之則空。舉之則重。曰。得之皆在此矣。因思見面翻多不便。乃命子扛回。大女哭拉不放。父曳開大女。四子扛之而去。至家啟櫃。則一死僧也。父子惶遽無措。長子獻計云。二人此去。自不敢出頭。不如買棺連夜殯殮。言女死可以覆陳。還延和尚懺禮爲證。父稱善。訃至陳家。監生曰。女旣受聘。是我家。人必我到方殮。乃無話說。遂帶多人往。

兩家爭執。陳固謂空棺命開之。及揭視為死僧。陳姓人大駭。誦經僧審視之。乃其師。事聞於官。究出顛末。按律詳辦。父子擬絞。時朱文正公撫皖。提義婦賞之。並給文一路護其夫婦回浙。向使周姓憑中調處。或請官斷。以女歸汪。以禮還陳。何致家破人亡。桂丹盟觀察述

從今以後。都當敬聽。

聖諭。時時互相提醒。你們大家想一想。人在世界上。那裏有個沒氣的。只要凡事有個道理。是非曲直。分分明明。有氣都可消了。

證

桐城相國何文端公。諱如寵。為少宗伯時。偶寓樅陽鎮之古道菴。一日赴酌。張燈步歸。遇某姓子醉。直撞而來。從者呵之。遂肆詬詈。且大吟曰。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踢其燈籠而去。公約束僕從不許問。次早其父攜子跪門。持杖請罪。公曰。我昨日未出菴門。汝誤耶。卒不問。司寇姚端恪公功過格

都因只想別人的不是。不想自己的不是。所以不平之氣。漸積漸深。就成了仇讎。不得開交。若肯自己尋自己的不是。心裏說這件事由於我某處錯了。他雖然不是。

我也有點過失。難怪他這樣待我。就是人實在待我不好。你也想想這個身子。同人家待我的嫌怨。誰重誰輕。我只顧報這點子讎恨。竟把我的性命都捨了。豈不是極獸的人麼。

證

康熙丙午年。河南郭生善彈。恃其能。驅健騾負五千金以行。而單騎隨其後。偶至逆旅。遇一鄉人亦善彈。與之角勝。約一彈一金。郭連勝。其人怨之。陰取郭弓。割其弦之半。次日。行至中途。遇賊行劫。郭取弓欲彈。甫舉手而弦絕矣。知事不可為。躍馬而逸。賊牽騾去。

郭下馬自斷其髮。縛弦而續之。馳馬追及。連發數彈。皆中眉目。賊駭而逃。郭完全而去。後一年。其鄉人亦挾重貲行至此地。被劫一空。感應篇贊言

這般一想。就把多少忿怒。盡都瓦解冰消了。一生如何得有禍患。切不可報復從前的冤讎。忘記日後的禍患。切不可逞一時的忿恨。貽事後的悔心。

證

廩生某。建州之翹楚也。工填詞。妙解音律。容貌俊雅。談吐絕俗。制義書法。俱可觀。咸以翰苑期之。家本舊族。裙屐翩翩。居然烏衣子弟。兄某為汴中令。族姪某

因貧往依之。留司筆札。性謹儉。二三年積五百金。將歸。忽病。某適赴沛省兄。姪病加劇。自知不起。聞某不久當歸。垂危伏枕。涕泣叩頭。以積金求帶回為母妻養贍。某諾之。姪旋卒。迨抵家。匿其金。僅以衣服歸之。其妻泣曰。夫未死一月前信回云。有金五百。求叔帶歸。今敝篋空空。金烏在某。叱曰。爾夫以筆墨依人。歲得硯租僅百餘金。連年已陸續寄歸。安得復有多金。且兄方負官項。縱有金亦官物也。並詈其不知攜帶篋筭之勞。反肆誣賴。婦女懦弱無能。嗚嗚飲泣。其母

隨以凍餒終。會某以他事懲僕。僕乃自汴偕回者。恨之洩其事。某大怒。送官責處。其事愈彰。年餘後。某偕三三友游武夷。登仙掌峯。峯高數十仞。下視不測。某攀蘿捫葛欲窮其巔。同人止之不聽。自恃年壯。賈勇登臨。方及半。失足蹈空。狂呼求救。同人奔往。已墮落深巖之下。明日繞道覓其屍。野獸食之過半矣。梁恭辰勸戒錄

縱是人家以無禮的事加於你們。似乎難以含忍。但一念到身家性命關係不小。只是從爹娘的教訓。聽親友

的調停為是。憑你甚麼深讎積恨。若是平情而論。都可以寬恕得的。若是按理而行。都可以解釋開的。

證魏范睢事魏國。為須賈讒。得罪被笞。佯死。逃入秦。既相。更姓名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睢死矣。魏使須賈於秦。范睢為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今叔何事。范叔曰。臣與人傭賃。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一綈袍以賜之。睢為賈御。往秦相府。睢先入。賈待良久。問門下。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乃吾相張君也。賈乃肉袒。

滕行謝罪。睢曰。公綈袍戀戀有故人意。列傳

我勸你們遇着拂意的事。只想自己的不是。要把自家的暴躁性子。着實按捺。就是旁人背後說話。斷不可輕信。省了許多煩惱。古人說。忍得一時之氣。免了百日之災。豈不好嗎。

證蜀有鄉人子。十二齡。家貧。砍柴赴城市賣之。中路見牆根有鮮菌一叢。割取之。售與一富室。得青蚨六十文。而歸。歸見割菌之處。復生菌矣。訝其生之速。再取之。姑撥開其土。則一赤練蛇盤繞其中。始悟沫之所

化也。急入城告富室勿食，並還其值。而富室已付之釜鬻矣。詰得其故，試以銀器色果黑，飼猫猫斃。於是重賞鄉人子，合家慶生全，而感之不去口。遂時來去其家。逾年富室病革，無子，族人無可繼者。富室長嘆曰：我命固鄉人子所保全也。田產廣有，與其託非人，曷思所以報乎？召鄉人子及其父至榻前，將簿據悉行交託，告以故。鄉人父子固辭不獲，姑諾之。而富室遂奄逝，噫向非惻隱一念，曷由易貧窶而驟富豐饒？其難在十餘齡之童子，而能具此大知識也。此嘉慶

年間事

孫旭齡明府述

至於酒的害處最多。更要深戒。古來的人知道喫酒有許多不好處，所以凡到飲酒，就叫人在旁看着，記着杯數，不准多喫。正是恐怕酒後高興，胡言亂語，以致生起爭端。如何可以沈湎爛醉，醜酒闖禍，身陷刑法，命了罪囚嗎？

引物之功罪兩大者，莫過於酒。言其功，則能助氣養神，合歡解鬱。凡騷人詞伯，高士仙真，無不寄情於此。夫子之聖，猶且惟酒無量。而至於格祖饗帝，非酒無以

明虔故古人譽之爲醴泉。爲沆瀣。言其罪則能亂性傷生。廢時失事。其甚也。至於沈湎荒淫。喪身亡國。故古人斥之曰禍泉。曰狂藥。然則酒之功罪。公論何從焉。曰酒無功罪。飲者自爲功罪耳。酒爲天祿。何嘗禍人人。自取禍。遂以咎酒耳。譬之色。然怡情闡。房子姓綿。行色之功也。爲所惑而得禍。豈紅顏之罪乎。楊太眞之色。而以事堯舜。吾知其必不能致荔枝也。譬之財。然百事修舉。潤澤及物。財之功也。爲所迷而得禍。豈黃金之罪乎。石季倫之財。而以畀顏曾。吾知其不

困於孫秀也。酒之功罪。亦如是已。人之於酒。其性萬殊。天姓不飲者。無功無罪。兩不必言。就嗜酒者論之。其品大概有五。醉而溫克無怠者。貴品也。醉而陶然頽然。融怡自得者。高品也。卽或放達不羈。戲謔席幕。而始終不至蕩閑踰矩者。亦名品也。若夫沈溺昏迷。嘔吐顛躓。絕不復知天高地下。而猶引滿不休。所謂亂也。是爲賤品。更有酒溢怒生。忿發百怪。齊作叫號罵詈。攘臂鬪狠。甚至以平時之荆棘。發爲醉後之戈矛。既醒亦終不自咎者。所謂悖也。是爲惡品。無人道

宣講引證 卷十三
矣。二者而猶自目爲醉人。恐醉鄉主者不納也。此其人舉觴之後。彼亦不能自主。然具劣性而猶不肯自斷翹。夫豈復有人心。有識者知之。而復與同杯。是狎豺狼而友犬豕也。遠而避之。可以免禍。不得已而與同筵宴。惟有肅將三爵而退。庶可以無虞矣。于鐵

樵先
生論

古來的俗語說得好。忍之須臾。乃全爾軀。這句話是叫人只要會忍。不過忍得一時。便把身子保全了。這解去讎忿。正是全身保家的道理。

證

壽州有諸生趙翁者。素好善。一日在道旁見一客臥地呻吟。問之不能語。至歇店詢之。店言此人進店月餘。房飯資罄。病已殆矣。恐有後累。令夥扛出之。趙翁向店主言。孤客無親。可憫。願卽扛回。令夥調養。飲食等費。我爲代理可也。旬餘稍愈。能扶壁行。店主告客活命之由。客求店夥扶持詣謝。翁亦喜甚。問何許人。客言家在口外。來謁包孝肅公。蕪湖覆舟遇救。家人行李俱失。單身至此。病莫能興。非翁無命矣。翁留住。令家人伺應。客固壯。不日全愈。翁好手談。客亦喜奕。

於是禮爲上客。贈數十金以行。並遣人至廬求孝肅像。與之。蓋口外尊奉孝肅如內地。尊奉關公。客此來。並求像也。越十餘年。翁因報災。聚眾鬧署。案株連有名。斥革充軍。出關後。不及站。無處覓宿。見有大門。閭解役。卽思在門外借宿。閭人出逐之。翁曰。我江南壽州人。無處棲息。求方便。聞達主人。主人聞壽州人。令問姓名。翁告之。少頃。中門洞開。見少者藍頂出迎。老者寶石頂。候於門內。揖讓升堂。請翁上坐。少者伏拜於下。老者旋行賓主禮。極口稱謝。翁倉皇失措。凝神。

諦視其少者卽前客也。歎留宅內。致信將軍。卽算已到戍所。給文與解役銷差。三年赦回。贈五千金。時翁已中落。得此復振。子孫昌熾。有掇巍科者。報應之神。天作之合。奇矣。桂丹盟觀察述

只是忍字一時也。難講。必須平日間要耐自己的性子。凡遇性子暴躁起來。隨卽按住。

引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筵。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能久。秦時東陵千戶侯。華蟲被體腰蒼瑯。漢初沛

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搶地蕭相厥。初謁邵平。中庭百拜百不應。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搏扶未必勝棺榆。華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曾有生死。儂欲與君歸去來。千仇萬恨付一杯。聞此詩者。雖有勢有權。能不平心退讓哉。敬信錄

自己尋思一尋思。他罵我。我也罵他。我打他。他也打我。見不出輸贏。須要想個法子處置他。方消得這一口惡氣。你若肯如此設想。便自然擡出個理字來了。俗語說

三人擡不動個理字。若不論理。一味爭強。再也開交不來。你若拏理去同他講說。或同幾個老年公道些的親友。大家品一品。是誰有理。是誰無理。便三言兩語把他問住。他也肯服輸認錯了。總之。自家按住了性子。有理可以服人。再也不致喫虧。不但小事可以開交。就大事都能消釋。并不須用人解勸。那一種忿爭離恨的氣象。都把這個理消化了。這纔是最好的風俗呢。

證金陵董文恪公。其先德已詳諸善書。當未第時。貧甚。應拔萃朝考入都。襤被徒步辛苦而往。至邗上。遇一

舟天時向熱。力憊求附載。榜人爲請於艙中客許之。公坐舵旁。朝夕朗誦不輟。榜人私語艙中爲巨紳某公子兄弟赴京應試者。勿擾之。公讀如故。艙中客方以飲酒度曲爲樂。果厭之。兩少年出呵問爾何人。公具述名姓。並言將應試。遽嗤之曰。爾寒乞如是。亦欲赴試求名耶。狎客等從而和之。公怒其輕薄。不能堪。負氣奔岸。又走數百里。勉賃小車抵都。朝考列一等。授小京官。旋鄉會試。聯捷中探花。授職編修。數年京察。由監司洊升蜀中方伯。某公子兄方以貳尹同官。

一省憶及前事不自安。謀引退。公聞之。召之入見。好言慰之。且詢其第則已死。蓋當日倨傲狎侮之狀。第爲尤甚耳。公笑語之曰。韓信不離胯下之辱。余豈不逮古人。勉爲好官。勿以往事介懷也。此事公爲閩督時。嘗自述以戒人。且云當時以負重徒步遠行。至今左膊逢陰雨時。輒覺酸痛耳。梁恭辰勸戒六錄

當初孔夫子說道。忿思難。是說人遇見忿怒時候。只顧發怒任性。後來解救不來。便不好了。先要捺一捺性子。往患難處想一想。便忿氣都平。禍難可免了。孟夫子又

說道人若待我無禮。做君子的人不肯也。以無禮待他。必定自家問着自家。我有甚麼不好處。惹得他如此可惡呢。一連三次自反。到自己沒有絲毫的不是。人家還是那樣可惡。君子也只說個妄人。同那禽獸無異。始終總不去計較他。你看做君子的人。是何等樣的度量。聖賢的教導與我。

聖祖仁皇帝的明諭都是一般。

引忍字歌

心最慈。刃最毒。心上如何放把刀。做來忍字。

有含蓄。這把刀。按不定。鑽出頭來喪身命。
 這把刀。按得下。任他兇險也不怕。只要時時
 忍在胸。自然利刃都無鋒。古來多少能忍漢。
 百般磨鍊成英雄。我持一忍勸世人。更把諳諳
 教吳民。吳地雖饒民鮮樸。江北江南異風俗。
 江北好勇多輕生。江南好訟多速獄。好勇皆由
 不忍來。細嫌小隙構禍胎。或因圖產爭田屋。
 或因貪利謀錢財。或因狂戲競口角。或因醋醜
 迷酒杯。或恃刀棍或拳腳。一時廝打勸不開。

強者既傷弱者死。惹成人命釀成災。兇者抵償
斬與絞。造意加功罪不小。餘人也要杖一百。
禍到頭來悔遲了。牽累父母與妻孥。株連證佐
及鄰保。本無夙怨非深讎。不能忍耐尋煩惱。
在人止喪一條命。自己身傾家復掃。幾番敲夾
方成招。無限痛苦喫刑拷。招成下在牢獄中。
衣不遮寒食不飽。自作自受理應當。拖陷旁人
做路殍。更有一種最蚩氓。希圖拚命去害人。
溺水投繯并服毒。幽魂怨魄先沈淪。豈知自盡

不抵命。近來例禁甚分明。徒然短見填溝瀆。
縱有真冤那得伸。空撒妻兒拋骨肉。重泉風雨
泣冥冥。皆因一念不能忍。多少傾家與喪身。
乃若好訟尤可異。事起睚眦極微細。不肯按住
心頭刀。非爭名利只爭氣。一投鎚棍及訟師。
教唆扛幫無不至。彌天架謊雲霧遮。平地生波
風浪沸。賺將片紙入公門。要歇手時也無計。
書吏承行便索錢。差役執票先講費。有司擇肥
縱飽婪。過客抽豐作芳餌。不是豪矜出把持。

定有劣紳來護庇。到得衙門臨審時。鋪班使用
都周緻。一家贏了一家輸。訟師挑撥燄更熾。
道府告過又到司。更將院狀包投遞。聳動發審
與親提。上司差票如雷厲。解戶歇家爭共攢。
罪名贓贖誰相替。連年累月不得休。貸盡親朋
賣田地。妻啼子哭家業消。訟師衙役欣得意。
早使當時忍須臾。豈至今朝空懊悔。試觀不忍
致百殃。方知忍字召千祥。我且細說你細聽。
忍中妙義難思量。除卻臣忠與子孝。天倫大義

首綱常。若使兄弟共能忍。豈肯同氣相鬪牆。
若使夫妻共能忍。豈教谷風興怨傷。若待妯娌
能以忍。滿門和氣自吉昌。若待婢僕能以忍。
合家鼓舞爭趨踰。若待嫗親能以忍。有時急難
來相商。若待鄰里能以忍。有時貧乏常相幫。
見人一味只謙遜。不使勢力逞剛強。鄉黨孰不
相敬重。面前背後齊稱揚。豈直善名播當世。
定教默佑感上蒼。富貴之人固要忍。忍能造福
愈綿長。貧賤之人尤要忍。忍則安分作善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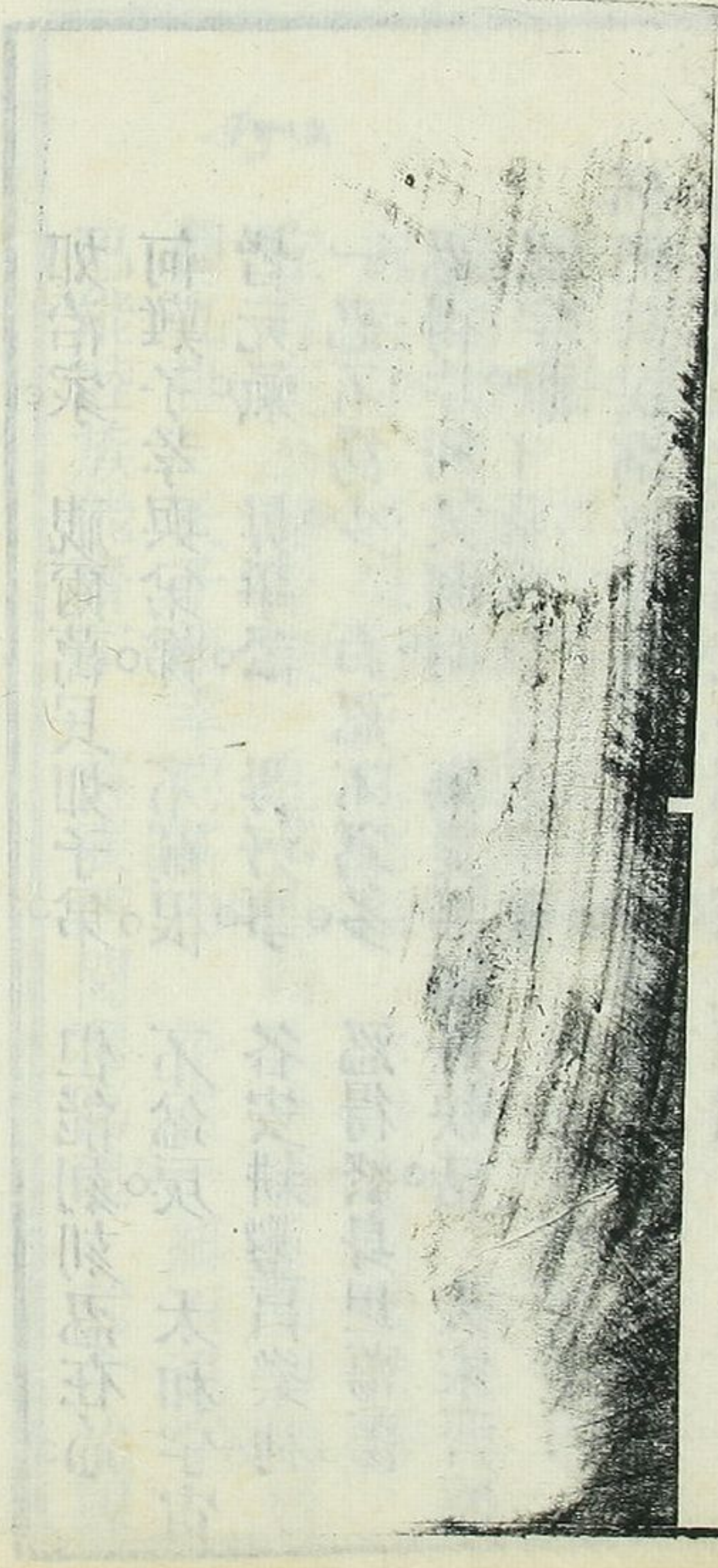
讀書之人須要忍。磨穿鐵硯登廟堂。行商坐賈
須要忍。和氣不怕走津梁。傭工作匠須要忍。
小心不怕缺衣糧。聖門言恕我言忍。一字終身
用不盡。若教用得忍字來。境到逆時都是順。
也無愁。也無悶。眼底胸中本蕩平。那有五嶽
起方寸。不慮窮。不慮困。水到渠成聽自然。
定有天公暗幫襯。在昔唐時張公義。百口同居
傳九世。天子親幸問其由。手書一紙百忍字。
忍能睦族能齊家。旌表門閭稱高義。我今治國

如治家。視爾萬民如子弟。但能刻刻忍在心。
何難子孝與弟悌。不鬪很。不忿戾。太和宇宙
皆元氣。毋爭訟。毋好事。各安耕鑿自樂利。
一忍不爲少。百忍不爲多。忍得終身坦蕩蕩。
忍得片刻笑呵呵。無災無禍好快活。大家齊聽
忍字歌。于清端勸民忍字歌

你們兵民都要着實遵奉而行。便各處鄉村。大家相保。
各處營伍。大家相安。下以承家。上以報

國。受受用。在太平的世上。豈不是解讎忿重身命的明效。

麼



宣講引證跋

伏讀

聖諭廣訓十六條。正人心厚風俗。崇正學。黜異端。啟迪民生。周而且備。當與聖經賢傳共垂不朽。各省朔望循例宣講。俾家喻戶曉。懦立頑廉。雖鄉僻愚氓。亦樂甄陶之盛。亘古治化。莫隆於斯。歲辛未。閩中官紳設宣講專局。操土音而譯誦。由省會遍及遠鄉。此為

國家大典。亦吾閩盛事焉。奎忝附講生。得揚

聖化。竭衷苦口。勞瘁弗辭。竊思草野庸愚。賦性椎魯。宣講之

宣講引誌
法。尤當由淺及深。因公之暇。謹將
廣訓衍按段參以古人事實訓戒。共得數百條。名之曰宣講
引證。原以資講譯之便。非敢出而問世。惟是各里社義
學約所。初行宣講者。講法茫然。轉相索贈。又何敢秘爲
已有也。願普天之下。上自都邑。下訖鄉隅。實力宣說。
尤願凡我踐土。父詔兄勉。實力奉行。事雖近於迂緩。積
而久之。成效必有可觀者矣。則講讓型仁。風隆俗厚。
將翹首觀成。雍容揄揚而鳴
國家之盛云。

光緒紀元歲次乙亥孟夏既望

宣講生戴

奎光甫謹跋

